

王 蒙
陆文夫

小说欣赏

WANGMENG
LUWENFU
XIAOSHUO
XINSHANG

广西教育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王蒙、陆文夫同属于“复活”的作家群，他们都以反思的姿态跨入新时期文坛。在小说创作中两位作家皆强烈地表现自我，而又综合地反映着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愿望。本书作者从构筑艺术世界的基础、母题、时空、语言四个方面评析两位作家艺术灵魂：王蒙与陆文夫文学使命意识，由于各人的思想层面和生活经历不同，前者以理想为基础，后者以人生为基础。因而王蒙的艺术主导母题始终回响着“春之声”的时代转机，而陆文夫却构筑起“文学的法庭”，清晰地观照历史的积淀。王蒙的自由联想概括了近四十年部分中国人的心灵历程，而陆文夫笔下则是苏州小巷人物的生活天地。所以，王蒙语言铺张扬厉，而陆文夫的语言则含蓄委婉。

王
蒙

王 蒙
陆文夫 小说欣赏

徐采石 金燕玉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七一路7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28 12 $\frac{12}{14}$ 印张 230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册

ISBN 7—5435—0776—5/I·72

定价：4.15元

王
蒙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序》

姚雪垠

我国现代文学开始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在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历史要求下诞生的，因而它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一开始就同人民的命运联系密切。在“五四”时期重点介绍近代西洋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和理论，又介绍世界弱小民族文学，就是出于我国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在我国虽然也有过如创造社这样有影响的文学团体提倡浪漫主义，各种流派也曾竞相争鸣，致使文苑百花竞发，但是新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几十年来是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向前发展的。

现实主义，“为人生的文学”，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提倡科学与民主的进步思想，这就是“五四”文学的革命传统。后来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对现实主义的思想内容不断提高，但是直到今天，我国的文学仍然是发扬和发展这一传统，而不是忽视——更不是背离

这一传统。如今使青年人了解新文学的“五四”传统，认识几十年来新文学所走过的战斗的光辉道路，十分必要。现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约请一些大学现代文学的教师和文研单位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共同撰写一套《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从今年开始陆续出版。可以帮助青年读者大体上认识“五四”以后新文学的丰富收获和光辉传统。

现代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在文学方面却是一个先进的国家。先进就先进在她的文学不是颓废的、黄色的、空虚而无聊的、贩卖低级趣味的，而是一贯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向前发展，为着现实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我们已经产生了如鲁迅、茅盾、郭沫若这样的伟大作家，还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和优秀的作家。我相信，由于打倒了“四人帮”，思想和文学得到解放，今后若干年中必将继续产生更多的伟大和杰出的作品和作家。但是我们的文学创作道路必须善于继承和发扬我国三千年的，尤其是“五四”以来的光辉传统，同时还要认真纠正我们曾经走过的一些弯路，这样才能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

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于北京

编辑例言

一、《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旨在研究“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的艺术风格。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我国文学史的新时期，出现了群星灿烂，百花竞发的局面，不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有前所未有的成就。本丛书主要通过对作家具体作品的集中赏析，显现作家的艺术灵魂；汇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风貌。从而帮助我国大、中学生及文学爱好者扩大文学知识视域，提高文艺鉴赏能力，丰富精神生活，并促进当前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

二、《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以鉴赏为审美主要手段，并辅以评论专文和年表。欣赏文章力求结合文学史、作家创作道路，及其美学思想，准确而精细地剖析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评论专文要求较全面地综论作家和创作风格，评述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年表则扼要地反映作家生活和创作情况；三者结合，形成有机整体，以映现某一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

三、《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主要选择能够体现某一作家艺术风格和特色的代表作。一般以短篇为主，中、长篇和多幕剧则节选。同时根据不同作家的具体情况，或侧重某种文体，或以一种体裁为主兼顾其他。本丛书将依据具体情况出一位作家的专辑或几个作家的合辑。为方便读者均刊有原作。

四、《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要求撰写者立论鲜明，各抒己见，言之成理，不落俗套。具体写法，不拘一格，文字力求清新活泼，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五、《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原属广西人民出版社文教编辑室业务。文教编辑室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示扩建为广西教育出版社。因此，本丛书的编务和出版今后概由广西教育出版社负责。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9. 3. 15

目 录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序 姚雪垠

编辑例言

艺术世界的构筑…………… (1)

王蒙作品欣赏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21)

锐敏的艺术感觉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赏析…… (63)

风筝飘带…………… (70)

编织美丽的、青春的梦

——《风筝飘带》赏析…………… (91)

春之声…………… (98)

心理的旋转

——《春之声》赏析…………… (111)

海的梦…………… (117)

观海则情满于海

——《海的梦》赏析…………… (131)

深的湖…………… (138)

透视两代人的心灵

——《深的湖》赏析…………… (166)

陆文夫作品欣赏

小巷深处…………… (175)

美的寻觅与情的抒发

——《小巷深处》赏析…………… (193)

小贩世家…………… (200)

梆子声声 世情历历	
——《小贩世家》赏析·····	(216)
围墙 ·····	(223)
以小见大 意蕴丰厚	
——《围墙》赏析·····	(244)
临街的窗 ·····	(250)
构筑看取改革的窗口	
——《临街的窗》赏析·····	(269)
清高 ·····	(275)
生活·文化·哲理	
——《清高》赏析·····	(297)
美食家(第八节) ·····	(301)
人生的交叉 历史的浓缩	
——《美食家》第八节赏析·····	(309)
王蒙年表 ·····	(316)
陆文夫年表 ·····	(341)

艺术世界的构筑

——王蒙、陆文夫小说创作平行比较

任何一个小说家都在构筑自己的艺术世界。对小说家的艺术世界，韦勒克·沃伦作如是解释：“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这个小说家的世界或宇宙，这一包含有情节、人物、背景、世界观和‘语调’的模式、结构或有机组织，就是当我们试图把一本小说和生活作比较时，或从道德和社会意义上去评判一个小说家的作品时所必须仔细加以考察的对象。”（《文学原理》第238、239页）同样的，当我们试图对两位小说家作比较分析时，也必然要考察他们各自所构筑起来的具有整体性的艺术世界。

这两位小说家就是王蒙和陆文夫。在新时期文学中，他们的小说创作始终是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两人同属于“复活”的作家群，从1957年以后被错误地逐出文坛，六十年代初曾有过小小的崛起，然而创作的黄金时期却是在沉寂了十余年以后。他们在新时期“复活”了，以新时期为界，遂有创作的前期和近期之分。他们都以文学的反思者的姿态跨入新时期文坛，开创了历史地描绘生活的倾向，是反思文学思潮的代表者。他们都表现出极其可贵的独创意识，在艺术上执著地走自己的路，形成独特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他们是属于时代

的、人民的小说家，又是属于自己的小说家。他们的小说创作强烈地表现着自我，他们的自我又综合着、反映着普遍的思想、心理、愿望。他们所构筑的艺术世界是那样的不同，又是那样的相通。这一切都是我们对王蒙、陆文夫的小说作平行比较的基点。

构筑艺术世界的基础

王蒙和陆文夫都不属于认为艺术是无目的的作家，他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意识作为构筑艺术世界的出发点。王蒙认为：“我们文学作品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给人们以精神上的食粮，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通过这种形式，促进社会改革。”（《漫话小说创作》第232页）从前期作品一直贯穿到近期作品，他的艺术世界的自我连贯性的一种表现就是讴歌对理想的追求，出现在这个艺术世界中的人物大多具有追求理想的精神素质，诸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抱着娜斯嘉式的理想，高高飘扬的“风筝飘带”象征着佳原和素素用理想的和弦弹着打动人心的二重奏；《杂色》中，那骑着杂色老马行走在西北边陲的曹千里，分明感到志在千里的不可抑制的内心冲动；《海的梦》正是理想之梦，当缪可言面对着梦寐以求的大海时，心头涌现的是追求理想的甜酸苦辣的各种感叹。在这些众多的富于浪漫理想的人物身上，无不或轻或重打上作者本人生活信念的烙印。在王蒙的心目中，“文学与革命天生地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他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磨难之后，作过这样的表白：“对于青春，对于爱情，对于生活的信念、革命的原则与理想，我仍然忠贞不渝，一往情深。”（《漫话小说创作》第26页）因此，他必然成为一位理想的不倦的歌者，以担任人们精神上的前导为己任。

陆文夫当然也有使命意识，他反复强调，“文艺家要改革人的灵魂”，“灵魂工程师不只是塑造别人的灵魂，更多的是借用塑造别人的灵魂的办法来塑造自己的灵魂，即所谓顽强地表现自己，用自己的灵魂来感化别人”。“一篇作品不管怎样，看了以后总要叫人奋起，想做一点有益于人类的事情”。然而，陆文夫与王蒙并不站在同一思想层面上，他以社会为己任，以人生为目标，“总觉得负有一点点什么历史的责任，有义务写出各种人生的道路和社会的变迁，把自己的心血和曾经流过的眼泪注入油盏内，燃烧、再燃烧，发出一点微弱的光辉，让那些走向幸福的人们在夜行中远远地看到一点光时，感到一点安慰。”（《艺海入潜记》）他的艺术世界的自我连贯性表现为探索人生的道路，出现在这个艺术世界的人是过着寻常生活的普通小巷人物，对不同职业、不同特质的形形色色人生的描绘构成了这个艺术世界的内容，即使称不上“人生百图”，也起码可称为“人生几十图”。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歌颂劳动的人生，歌颂革新创造的人生。进入新时期以后，陆文夫对人生道路的探索从单一走向多面，从表面走向深层，从断面走向全面。他发现了卖馄饨的朱源达那小贩人生的辛酸和价值（《小贩世家》），发现了女工唐巧娣在翻身中遗弃文化的残缺的人生（《唐巧娣翻身》），发现了妇联干部范萍在投身革命后又回到起点的圆圈式人生（《一路平安》）；他鞭挞汪昌平、徐经海式的市侩人生（《特别法庭》、《门铃》），他嘲弄精于吃喝之道而并无价值的美食家人生（《美食家》）；他为卢一民献身于土壤研究的人生树碑（《献身》），他为徐丽莎被毁灭的有价值的人生立传（《井》），他为饭店经理

高小庭那有失误的人生忏悔(《美食家》),他为“右派”妻子李曼丽那未能发挥才能的人生呼喊(《毕业了》)。普通人的生路、命运变迁是如此吸引着陆文夫,因为他长期“盯住生活的底层和深处”,最熟悉的是“一般的工人、农民,干部不超过科长,知识分子最高到讲师一级,再加上一些做小买卖的。”(《艺海入潜记》)八年的记者生涯,两度下放工厂,九年的农村生活,加上中间无数次对他的批判,使陆文夫遍尝人生的甜酸苦辣咸,尽收人间的动荡变迁、喜怒哀乐,造就成一位人生的思考者。

可见,王蒙和陆文夫虽同样有使命意识,由于思想层面与生活经历的差别,于是前者以理想为基础,后者以人生为基础,形成他们的艺术世界同向而异质的状况。

构筑艺术世界的母题

对于小说家来说,母题是一种推动构思和结构的力量,从一个主导母题出发,可以形成小说的系统,形成小说的艺术世界。

对母题的选取,王蒙和陆文夫都同时把目光投向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一段历史跨度很大的生活长河之中,都把旧与新、过去与现在、历史和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他们所看到的竟是同样反映历史联系的两个不同的侧面。王蒙看到的是转机,特别醉心于“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出现的新事物,那时代、年代的标记”,希望自己的小说“成为时间运行的轨迹”,极其灵敏地抓住“春天飞来的第一只燕子,秋天落下的第一片黄叶”,使它们很快地进入自己的小说。于是,在他的小说中罗列了大量琐碎的能够反映生活转机的倏尔即逝的社会文化表象,诸如人们服饰的式样、谈话的肉

容、商品的品种乃至广告脾、流行歌曲等等。他在新时期的小说都受到生活的转机的母题的统率，他笔下的每一个主人公几乎都是生活转机的感受者，都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抒发这种感受。《蝴蝶》的结尾是充满希望的结尾，张思远“期待明天，也眺望无穷”。《春之声》中，岳之峰的感受更为直接、明确：“他觉得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这是非常宝贵的。”这实际上是作者的告白，王蒙就是以此为母题构思他的小说的。他常常抓住一些象征着生活转机的意象作为情节的基本画面，作为推动构思和结构的力量。例如使岳之峰情绪转折的有两幅画面：闷罐子车里，有人在放先进的、精巧的进口录音机，学习德语；拖着闷罐子车的是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火车头。这两个意象都含着旧中有新的象征意义。

我们转过来看看陆文夫的小说创作，就会看到他所选取的母题是反映历史联系的另外一个侧面：历史的积淀，在他的新时期小说中有一个历史的幽灵在游荡。这个幽灵使得万元户孙万山顷刻之间成为零元户，“大跃进”式的浮夸风又改头换面地在现实生活中重现（《万元户》）；这个幽灵使得小贩朱源达再也不愿挑起馄饨担，心存批斗抄家的余悸（《小贩世家》）；这个幽灵使得姚大荒不能实现写一部传世之作的心愿，陈旧的作风依然存在于改革后的文化部门（《临街的窗》）；陆文夫始终认为：“时弊大都是积弊造成的，时弊稍有花样翻新，积弊才是源流。当然，时弊过了时又成积弊，所以我常常从时弊开始去寻找积弊。”他写《围墙》，“为的是拆掉那些紧紧困住我们的陈规陋习和那奥妙无穷的推

拉扯皮”，“这堵墙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其中有不少秦砖汉瓦，甚至于和我们古老的气功术和太极拳都有点关系”（《艺海入潜记》）。他写《井》，搅动了一口古老而又难以干涸的深井，那就是经过几千年的沉淀而凝结于闾巷市民心头的传统文化的污垢——杀人不见血的“闲言碎语”、“嫉妒心理”、对女性和婚姻的封建意识。他写《故事法》，以一件小巷小事揭示约定俗成的过去之法的法力犹如一只无形的手，在促使人们沿着老路走下去。在陆文夫的艺术世界中，“围墙”、“门铃”、“井”，它们都象征着现实生活中的旧的存在，象征着陈旧的陋习，陈旧的心态，甚至陈旧的生态。

如果说王蒙的艺术世界始终在回响着“春之声”，憧憬着一个“海之梦”，那么，陆文夫的艺术世界就始终在抨击着“故事法”，挖掘着一口“古老而又难以干涸”的井。不能说王蒙的小说没有历史的反思，他也在反思中国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反思的结论是“二十多年的时间并没有白过，二十多年的学费并没有白交。……任何力量都不能妨碍我们沿着让不灭的事实恢复本来面目，让守恒的信念大发光辉的道路走向前去。”（《布礼》）王蒙的反思并没有沉重感，而是充满着十足的乐观和向前看的态度。这样的反思当然没有达到陆文夫的反思所有的深度和力度。陆文夫的反思处于忧患意识的支配之下，每每有悲哀之感、沉痛之感。在历史的沉淀这个母题的推动下，他把自己的艺术世界构筑为一个“文学的法庭”，“从历史的审判台上来审视普通人的生活道路，功过是非”，在评判人物一生的同时评判我们走过的历史道路，由政治性的反思渐渐发展为文化性的反思，把笔触伸向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一路平安》有

力地针砭了干部贵族化的病症；《毕业了》真实地描绘出极左路线给一个知识分子带来的苦难；《美食家》是政治性反思的一个高峰，完整地勾勒出1949年之后极左路线运行的轨迹；《井》是政治性和文化性反思的结合，凝集着作者“对那些穿着列宁装坐在太师椅上的人”的愤恨，“对封建、半封建、真封建假马列的东西”的愤恨。由这些作品构筑起来的“文学的法庭”是多么严正，对历史积淀的观照是多么清晰。

陆文夫在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的同时也描写了生活的转机，然而他所注重的是混杂在转机中的历史的阴影，前进路上的“陷阱”。而王蒙即使同样写到了阴影，却是为了表现光明的力量、突出转机的旋律，他的艺术世界是一部“春天的乐章”，与陆文夫的“文学法庭”相异。

构筑艺术世界的时空

艺术世界的时空是小说家对现实世界的时空经过切割分解、排列组合而重新创造出来的，它取决于小说家创作的基本特征。

从小说所反映的时间长度来看，王蒙与陆文夫基本相同，都表现了跨度很大的近四十年的生活。差异在于时间在小说中的存在形态，或者说对时间的艺术处理，这是探讨时空对小说的结构问题。

王蒙的艺术世界的时间基本上呈现为不连续性，他打破按照自然时间顺序结构小说的传统模式，用联想结构代替时序结构。王蒙往往把小说主人公的心理作为叙述角度，按照主人公的自由联想去结构小说，它的特征就是颠三倒四，支离破碎，忽东忽西，可长可短。王蒙突破传统的心理描写方法，不再单纯地站在作者外在的

点位上以从外向内的方式去描绘人物的心理；而更多地采用意识流的方法，站在人物的点位上，潜入人物的内心，直接表露人物的意识活动。小说中的事件、人物、环境都在人物的意识中浮现，也按照人物意识流动的逻辑表现出来，这样必然会造成时间的错乱。在王蒙小说中，作者的叙述与人物的意识流活动往往水乳交融地混合起来，把叙述者对人物和事件的交代、品评与人物自身的感受交织在一起，形成复调小说的格式。也就是说，除了作者的视点外，还有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视点。王蒙小说中的主人公不只是作家意识的客体，而且也是自我意识的主体。王蒙把主人公自身和主人公周围的世界都置于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之中，主人公成为观察他自身和他周围世界的视点，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构成了在其形象中占优势的成份，他的意识活动成为结构艺术世界时间的主要依据。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王蒙的几篇小说。《布礼》中，作者标出了二十六个年月的指示符号，几乎没有相连续的时间，实际上是对时间作了二十六次切割。作者在介绍该作品时指出：“我打破了时间的线索，而主要是通过他内心的活动来结构作品。这个结构是写主人公到了1979年之后，他回忆自己的经历。”“他有自己的心灵活动的逻辑，根据他印象的强弱、深浅，往往强的在前头，弱的在后头，浅的在前头，深的在后头。”“这一个会联想到那一个，既是强烈的对比，又是他精神力量的源泉，可以作比较，又可以作联系。”这篇小说把时间和事件组织在人物的记忆之中，完全不受时间自然顺序的约束，只是根据印象的强弱、深浅、联想去安排时间。作者并没有完全退出作品，然而与主人公的意识活

动相比，作者的叙述已处于次要的地位。阅读这类小说，读者要有一个“内省参照系”，要重新整理叙述的线索和片断，把同一平面内的内容归拢，用思索去填补片断之间缺漏的过渡环节，按照自然时序组织起来，同时能够在作者的错乱的安排之中——实际上是精心的组织之中捕捉到深广的内涵。

陆文夫没有象王蒙那样抛弃时间的自然顺序和用意识流的语言进行叙述，他的艺术世界的时间基本保持连续的形态，在连续之中有所变化。他以人物的命运的历史变化为结构作品的根据。而他笔下人物的命运又总是与时间的运行——时代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需要沿着时间的自然顺序步步展开对人物的性格和遭遇的描述。尽管如此，他的叙述方式与从头谈起、一一道来的传统模式已相去甚远，表现出处理时间的高超技术，对时间流程作了精心安排。为了达到压缩交代、省略过场、加快情节安排、精炼叙述笔墨等目的，他把时钟拨动，造成时间的跳跃，跳过一段空缺后再将时间连续起来。《美食家》的第九节开头写道：“其实并不是别了三日，三三得九，整整九年我没有见到过朱自治。”一下子就跳过九年的时间。陆文夫也常常将时钟倒拨，在顺序之中时时插入倒叙。陆文夫的小说也充满了回忆，这种回忆并不象王蒙小说那样以意识活动的支离破碎、错乱无序的方式出现，而只是使作者在处理时间上赢得更大的自由，在基本保持时间连续性的情况下，可以让某一段生活出现，也可以让某一段生活跳过去；可以让某一段生活停留得长一些，也可以让某一段生活停留得短一些。有时，把一段长时间的连续生活放进现时的回忆中去，如《特别法庭》，“我”从家走到追悼会的一路